


孔  
二  
狗

赌  
球  
记



南海出版公司

# 赌球记

孔二狗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赌球记/孔二狗著. -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

2012. 8

ISBN 978- 7- 5442- 5215- 7

I. ①赌… II. ①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 中国- 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11387号

赌球记

孔二狗 著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[editor@readinglife.com](mailto:editor@readinglife.com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周亚灵

特邀编辑 金马洛 刘恩凡

装帧设计 金山 姜楠
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

印 张 7.75

字 数 200千

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

印 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 7- 5442- 5215- 7

定 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# 目 录

Contents

- 我的失败可以复制 /1
- 引子 /5
- 第一章 赌博，是穷人头上的税 /13
- 第二章 恨一个人，就让他去赌博 /32
- 第三章 上海两重天 /42
- 第四章 识人的本事 /50
- 第五章 赢球讫图 /62
- 第六章 神波侠侣 /69
- 第七章 有赢就有输 /75
- 第八章 撒谎是一个系统工程 /80
- 第九章 卖房子卖地 /95
- 第十章 要债鬼 /103
- 第十一章 老罗不容易 /110
- 第十二章 世界杯 /120
- 第十三章 跟自己较劲 /133
- 第十四章 赌博改变人品 /140

- 第十五章 大苍蝇 /147
- 第十六章 舍得 /156
- 第十七章 卡奴 /165
- 第十八章 苦行僧 /176
- 第十九章 挫败 /186
- 第二十章 馅饼有毒 /194
- 第二十一章 不成功则成仁 /207
- 第二十二章 反目 /215
- 第二十三章 老刀跑路 /222
- 第二十四章 活路 /228
- 第二十五章 中超豪客 /233

## 我的失败可以复制

“吃喝嫖赌抽”这五个字，一个比一个狠。

大吃大喝是不知节俭，嫖娼是道德问题（为了嫖娼而大举借债的传闻并不多，倒是杜十娘的故事令人大为欷歔），可是，赌博和吸毒，却令不少人债台高筑，最终走上穷途末路。

二狗对此深有感触。

二狗曾因赌博倾家荡产。如果不是已经缓过一口气，实在难以说出当年的经历。那几年，亲眼见到一个个精明的人，为赌博而发狂，乃至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当初以为“小赌怡情”的，大概没有想到，赌博跟吸毒一样，也能成瘾，而且，越吸越多，越赌越大，直到无可挽回。赌球的毒，没尝试过的人，通常都不知道它的厉害，而知道的人，多数已经被毒死了。谁也无法统计有多少财富在一场又一场足球比赛中烟消云散，更无法统计，有多少原本美好的生命就此触礁沉没。

二狗现在还和一些“赌友”保持联系，加上自己的刻骨体验，还算有发言权。二狗准备把这些人的故事写下来，尽量客观、真实，希望能让非赌徒引以为戒，也希望赌徒们能痛下决心，踩下刹车。

华人嗜赌举世闻名。为什么全球大大小小的赌场总充斥着华人的身影？为什么中国人因赌博而破产、自杀的案例远超其他国家？关于这个问题，好事的美国人研究过——是中国人的基因在作祟：中国人基因中的多巴胺和血清素与众不同，所以十分容易赌博成瘾。但是香港大学的研究又证明，中国人基因中的多巴胺和血清素并无特别，美国人说得没什么道理。暂且不论基因问题，中国人的赌性却是有目共睹的。贪官的落马很多与赌博有关，乡村里的命案很多与赌博有关，城市里的犯罪很多与赌博有关……可以说，赌博虽不直接杀人，却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。

而赌球，又绝对是赌博“产业”中的“皇冠”。

赌球源自欧洲。因为一场比赛有“胜、平、负”三种结果，欧洲人喜欢给这三种比赛结果分别开出赔率。多数欧洲人把赌球当成娱乐，可是它一传入亚洲，立马就变了味。

亚洲人（尤其是东南亚人）觉得这样的玩法太没劲，比如西班牙对阵洪都拉斯，西班牙是强队，全世界都认为西班牙会赢，所以西班牙赢的赔率就特别低，押一百块钱，只能赢十五块。赌徒们普遍觉得不过瘾，希望押一百块，起码要赢九十块才算赢。这怎么办？亚洲人想出了办法：不能只赌西班牙赢洪都拉斯，还要赌西班牙是否可以净赢三个球。西班牙必须要赢洪都拉斯三个球才算赢，赢不了三个就算输，你还敢押西班牙吗？你要是还敢押，那么你押一百块可以赢一百块。

这就是“聪明”的亚洲人想出的“让球玩法”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“亚洲盘”，从东南亚流入中国后成为赌徒们最喜欢的赌法。现在，为了满足亚洲人的喜好，欧洲的赌博公司也开始开“亚洲盘”了，也就是说，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，彻底把赌球这一事业给发扬光大了。

当然，“亚洲盘口”只是最主流的赌法。除此而外，还衍生出了“大小球”“波胆”“过关”“半全场”“单双”等多种赌法。

二狗认识的赌徒不算少，倾家荡产的、跑路的、自杀的，见过无数，可赢钱的，一个也没见过。而且，这些赌球的人，本来多数都有些文化、家产，但是自从赌球以后，基本丧失了理智。如果不赌球，根本不可能借高利贷、骗钱，但是只要赌了球，就一切皆有可能。赌球足以把一个诚实善良的谦谦君子，变成一个诈骗犯。

如果国家不对赌球进行严格限制，那么赌球必将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大毒瘤之一。

二狗认为中国大陆赌球业的发展截至目前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

**启蒙阶段：**1998年以前。1998年之前中国基本没有赌球的概念，当时所谓赌球，就是同学、朋友间以球赛的输赢打赌，赌注不过一顿饭。其实严格来说这不算赌球，但它却让很多球迷有了赌球的启蒙。据二狗观察，1998年前后，中国的球迷数量有了显著增加，这就给赌球行业准备了相当规模的“客户群”。

**入门阶段：**1998年世界杯至2002年世界杯。在这四年里，中国的部分球迷真真正正接触到了赌球。庄家开始参考澳门开的盘口开盘，而赌徒也开始通过电话投注的方式下注。赌徒们下的注，有的庄家会报给澳门或者更大的庄家以赚取“水钱”，有的干脆自己接下。这个阶段中国赌球者数量相对较少，通常是具有相当资产的人才会参赌，下的注码相对较大，输赢大得惊人，而且输钱的人多数都有能力结账。这段时间堪称庄家的黄金时期，很多庄家在这段时间完成了资本的积累。

**成熟阶段：**2002年世界杯至2012年欧洲杯。随着网络的普及，电话报球时代逐渐过去，在广东、浙江、上海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，赌徒们开始习惯用网络下注赌博。就在此时，恶名昭著的皇冠、永利高

等信用网开始普及，而日博 (bet365)、立博 (Ladbrokes)、威廉希尔 (William Hills) 等国外赌球公司也不失时机地进入了中国大陆。但是国外的大型赌球公司有两大缺陷：其一，需要银行存取款，时间跨度比较长；其二，需要以现金下注，不能以信用下注。所以，这些国外公司始终竞争不过皇冠等信用额度公司。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，人们更喜欢通过皇冠、永利高等信用网下注，而在没有皇冠、永利高等公司代理的地区，使用银行汇款到日博等赌球公司投注的比较多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：在 2006 年前后，随着网络赌球的普及，“网络视频赌场”作为一个网络赌球渠道开始在赌徒中流行。这些“视频赌场”以“不出家门就像在赌场里一样享受”为宣传语，将众多赌徒从一个赌球深渊又带入了另一个深渊，无数在“球”上幸存下来的人最后“壮烈”在了“视频赌场”上。

据二狗观察，过去的历届世界杯中，从来没有任何一届像 2010 年世界杯一样在中国拥有如此之多的观众，也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“非赌徒”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赌球。如今赌球如此普及，可以预见，如果政府不下大力气切除赌球这个毒瘤，其对社会的危害，可能超过任何人的想象。

在写这本书期间，二狗曾和一位北京的音乐人聊天。他告诉二狗，阿根廷被德国踢成四比零的那场比赛终场哨响的同时，他所在小区某单元六楼跳下了一个人。他跳楼是因为阿根廷惨败，令他输了太多的钱，再也无法偿还。据说，他是某大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。据说，他的女儿才六岁。

当年，二狗也险些跳了楼。

## 引子

2012年6月的某天，上海又是桑拿天。这样的天气真让人难过。二狗虽然年纪轻轻，但是由于长期吸烟酗酒，心脏严重不舒服，胸闷气短。这样的天气，如果没什么大事，肯定是把自己关在空调房里。

到了下午，二狗下楼去便利店买烟。在店里，两位售货员阿姨正在用上海话不紧不慢、旁若无人地聊天。

阿姨甲：“我老公说葡萄牙肯定能赢西班牙，我说西班牙能赢，他就是不信。”

阿姨乙：“结果呢？”

阿姨甲：“输了一千块。”

阿姨乙：“没事，下一场赢回来。”

阿姨甲：“下一场，还押西班牙……”

听了这两位阿姨的对话，二狗只能苦笑。因为，这已是欧洲杯开赛以来，二狗第一百零一次听到朋友、路人在高谈阔论欧洲杯赌球了。

每一届大赛，都将诞生一批新球迷，同时，也会诞生一大批新赌徒。而庄家早已磨快了刀，单等新赌徒来当案板上的鱼肉。所以说，比球迷更盼望欧洲杯的，是庄家。

出了便利店，二狗点了一支烟，想起了一个星期前来这里买烟时，同样是其中一个售货员阿姨说：“一个月累死累活就挣一千多块，不来干吧，还真就缺这点钱。”

回到家，二狗给一个做“球盘”的朋友打了个电话。所谓做“球盘”的，就是土庄、水线，他们租来国外的投注平台，将信用账号发放给国内的赌徒，然后从中分成。赌博公司有一套严密的结构，二狗这个朋友属于其中的第二级。为了让读者更容易理解赌博公司的渠道结构，特做了以下表格来说明。

境外赌博公司 (皇冠、七星、永利高等)	赌博公司负责设定赌球的盘口和网上平台，然后在中国内地寻找有资金实力的代理人。在代理人缴纳了几百万元不等的押金后，赌博公司将赌球的网上平台出租给代理人（称为“登一”）。
“登一”代理人	“登一”是赌博公司在中国内地的总代理，有一定的资金实力。这类庄家很少直接面对赌徒。他们会寻找下一级的代理（称为“登二”）来直接面对赌徒。一个“登一”，可以开出很多个“登二”。
“登二”代理人 (土庄)	“登二”这个群体是赌博团伙的主力军，通常都是“地头蛇”来做。他们级别不高，任务繁重。他们负责布置水线及寻找赌徒。通常情况下，“登二”会占所代理平台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的输赢。他们也会给水线一部分优惠政策，比如说：水线所代理的“登三”平台的赌徒四周累计输十万，那么在四周过后会返还“登三”代理人一万。这政策叫“输十退一”。和“登一”不同的是，“登二”不但外包平台，还直接联系赌徒。“登二”代理人通常都有自己的“要债团队”，负责讨债。

“登三” 代理人 (水线)	“登三”是“登二”的下一级，直接跟赌徒联系。这个层级的代理人通常都是没钱没地位、只有烂命一条的人。这个层级的人最苦，不但赚不到多少钱，还总冲锋陷阵。一旦赌徒出现坏账，他们还要为其负责；赌徒跑路了，他们还要为其顶债。总之，每完蛋十个赌徒，至少要有两三个水线跟着完蛋。他们的风险一点不比赌徒小。
赌徒	拿到“登二”或“登三”发来的信用账号后，在网上赌博。通常会约定好一个数额（比如二万、五万、十万），无论赌徒输赢，到这个数额后就必须结账。如果一直输赢不到这个数额，那么通常每周一结账。

二狗的这个朋友，就是“登二”代理人，接电话时他似乎刚刚睡醒，简单寒暄后，他说他现在已经不做球盘了，但还是邀请二狗去他家附近坐一坐。

反正在家憋闷着也难受，不如出去溜达溜达。二狗问清地址后就去了。

二狗跟这个朋友称兄道弟，但是他的年龄却比二狗大二十几岁。他的绰号叫“老刀”。乍一听这个名字可能会以为他是粗鲁彪悍的壮汉，满口污言秽语，说不定身上还有刺青，可这“老刀”偏偏不是这个样子，他白净、清瘦、文质彬彬，眉目间颇有点陈道明的意思。他的气质沉稳而淡雅，说话声音不大，喜欢微笑着看人，个子不是很高，腰杆却很直。如果没人告诉你他是江湖中人，或许你会认为他是大学教授。事实上，他的确可以做教授——如果有高校开设赌博专业的話。二十五年前，他为了学出老千，玩碎了三大纸箱扑克。

老刀曾经吃过十二年官司，但他说那是冤枉官司，具体怎么冤枉，

他却从来不说。有一次被二狗问急了，他说：“这就是命，我这么多年做过的错事加起来算，判二十年也有余，但是以前我犯的那些事全没被处理，偏偏吃了这么个冤枉官司，现在想想，这就是命，就是报应。”

二狗知道老刀这人信命。1976年，也就是老刀十六岁那年，他被人打“死”在虹镇老街。打他的人都认为他死了，老刀也认为自己死定了，可他偏偏又活了过来。

老刀在2000年才再婚，结婚的时候已经四十来岁了。他的这个老婆是个骨子里透着风骚的漂亮女人，叫小风，1970年前后生人。虽然她年纪不是很大，但是经历不凡。她曾在日本东京“留学”十年。有人说，所谓的“留学”，其实是在东京卖春。卖到最后，小风居然成了老鸽子，在日本着实赚了很多钱。2000年回国后，跟老刀勾搭到一起，很快就结了婚。对于老刀来说，小风的确是个贤内助。老刀对外，小风管钱，两人不但是夫妻，也是生意上的好搭档。

二狗认识老刀已经多年。那段时间，二狗赌球输了不少钱，已经输成了青皮。有一次，在黄浦区的一个球庄那里一个星期又输了二十几万，到了星期一结账的时候，只能结出十万，剩下的十几万需要分期还。由于和这个庄家不熟，需要一个头面人物给二狗做担保，就这样，二狗通过一个朋友，认识了老刀。二狗的朋友说：“你这事儿是出在黄浦，要是在杨浦、虹口，只要老刀说句话，他怎么也得给你免去个三五万。”老刀当时听完笑笑，并没说什么。

事情解决得异常顺利。老刀的面子果然不小，电话打过去，对方就同意了二狗分期付款。事情解决后，二狗始终觉得欠老刀一个人情，总想表示表示，当时正临近春节，二狗就买了两条中华烟去看他。恰逢老刀宴请朋友，二狗也就坐下来陪着喝了几杯。再后来，二狗帮老刀的亲戚找过工作，老刀又帮二狗解决过球账，一来二去，就成了朋友。二狗戒赌以后也常跟老刀联系，喝点小酒，聊聊天。直到2007年以后，

由于工作很忙，二狗跟赌博圈的朋友渐渐失去了联系。

老刀虽然是庄家，在过去十多年里，自己却只赌过一把。

那是 1998 年世界杯决赛，巴西对法国。在此之前，老刀已经代理过一段时间球盘，赚了些钱。那是上海滩庄家的黄金时代。虽然以老刀的资格，他完全可以“吃”五成，可慎重的他却只“吃”一成，意思也就是，如果对方下十万赌注，那么无论输赢，老刀只付出或者只赢得百分之十，而百分之九十则报给别人，交由更大的庄家承担风险。在那届基本没有冷门的世界杯上，就是这百分之十的输赢，让老刀输了四百多万。对于当年刚刚服完十二年大刑的老刀来说，这数字足以让他一蹶不振。

当晚，老刀决定搏命了。

那天晚上，为了跑路方便，强作欢颜的老刀遣散了所有帮他报球的小兄弟，自己一个人躲在上海火车站旁的一个小旅馆里。他已经买好了一班深夜从上海过路去东北的火车票。在那个简陋的旅馆里，老刀一直没勇气打开那台十四英寸的小破彩电。就在那晚，他自己一个人接下了百分之百的注码，一注也没报给上家，自己承担全部的输赢。而最可怕的是，这些赌徒全部下注巴西队，没一个赌徒下注法国队，全部注码加起来，有九百多万！也就是说，如果老刀输了，他就要自己一个人付出这九百多万！

老刀说，他吃十二年冤枉官司时都没这么哆嗦。如果输了，下半辈子肯定会流亡在外，客死他乡；哪天被债主抓到，说不定连皮都给扒了。

那天晚上，直到上半场该结束了，他才颤抖着打开了电视机。

他至今也忘不了他打开电视机的那一刹那。

就在那一刹那，法国队的齐达内一个头球攻破了巴西队的大门，

比分在他打开电视机的同时变成了一比零！

老刀长吁了一口气，坐在小旅馆的床上。他终于有勇气把这场球赛看完了。比赛的最后时刻，法国那位基本不会进球的前锋杜加里打进了最后一球，向来不苟言笑的老刀笑了。老刀开始是笑，后来是泪流满面地笑，再后来是狂笑，最后是号啕大哭。

第二天，老刀还是老刀，还是意气风发的老刀，还是杨浦、虹口的大流氓，没人知道他昨天晚上的狼狈不堪。就在那一夜，老刀不但赢回了整届世界杯输的钱，还多赢了五百万。从那天开始，老刀的胃口越来越大，吃的成数越来越多，从开始吃一成到了最后吃四成、五成，甚至全吃。其间，也曾有过大输，但是，他再也没像当年那么狼狈过。

如果老刀一直这么搞下去，那么到了今天，老刀一定会是上海滩前十名的庄家。可是到了2006年之后，老刀却越搞越小，吃的成越来越少，对那些欠债的人也不再严格逼债，到了后来，甚至只吃一些账户的回水，钱自然也越赚越少。至于老刀为什么这么做，二狗并不是很清楚。

在虹口区的某个路口，二狗见到了站在烈日下的老刀。

如果老刀不是用他那带着浓重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连声喊二狗的原名，二狗恐怕都认不出他来。和以前相比，老刀的腰杆没那么直了，面容有些憔悴，甚至有些浮肿。而且，就在两三年前还是乌黑的头发，现在居然有一半已经白了。以前老刀最注重个人形象，从来都是典型的海派中年男人的打扮，衬衣西裤永远都是板板正正，腕上总带着名表，可现在的老刀衬衣皱皱巴巴，皮鞋上沾满了土，手腕上连块手表都没了。

总之就俩字：落魄。

只有那双眼睛，还算光亮、犀利。

这个当年名震虹口、杨浦的大流氓，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？

二狗看着他，愣了半天，憋出了一句：“你怎么没开车？”

“嗯……好几年没见面，你怎么没变样啊！”老刀答非所问。

“我能变啥样？”

“你确实没变样，我们变化可大喽……走，走，上出租车。”老刀说着话，连推带搽把二狗推上了出租车。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去洗浴中心，好久不见了，洗个澡，喝杯茶。”

在出租车上，老刀说：“最近两年，我挺少出来见人了，但是你今天打电话给我，我必须得见！”

“我的面子这么大啊？以前我咋不知道呢。”二狗一直盯着老刀看，看他的变化。

“前些天我遇见了小平头，听小平头说，你最近在写小说。是不是？”老刀口中的小平头也是一个赌徒，以前和二狗认识。

“写不好，瞎写呗。”二狗难得谦虚了几句。

“写不好?! 那是因为你没生活，所以你一打电话我马上就出来了，今天我必须要来见你。要是把我的故事都说给你听，书肯定畅销！”

“写你？写你做庄家的生活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我可不给人写自传。”

“谁让你给我写自传了？我这是给你提供素材。”

“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”二狗半开玩笑地说。二狗虽然挺尊敬老刀的，但也经常跟他开些不咸不淡的玩笑。

“等会说，等会坐下说。”

说着话，老刀和二狗就到了一家大型洗浴中心。这洗浴中心有四层，能容纳上千名客人，从洗浴、按摩到演艺、棋牌，无所不包。

简单的沐浴更衣后，二狗和老刀在洗浴中心二楼的茶楼坐下。二

狗平时很少来这种场所，颇不适应：“为啥带我来这里啊？”

“我最爱来这儿！”老刀指着眼前那群穿着绿色浴衣的客人说，“你看看，多壮观，人人都穿着一样的衣服。甭管他在外面是大老板还是送快递的，只要进了这个洗浴中心，就都得换成一样。到了这儿，谁也甭觉得自己比谁高贵，谁也甭觉得自己比谁低贱。人人平等。”

“你是有钱人，有钱人非要跟他们平等干吗？”

“有钱人？呵呵，我曾经算是有钱人，现在，早不算了。当年我有钱的时候来这里消费是穿这身衣服，现在我来这里还是穿这身衣服。”

“你要跟我讲什么？别卖关子了。”

老刀抿了口茶说：“我就跟你讲讲过去几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。”

“不说当年，改说现在了？”二狗记得以前老刀最爱提些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经历。

“对，我说的就是最近的事，你可以写下来。但你要答应我，千万别让公安局找到我。”

“谁知道故事精彩不精彩啊，我还没答应写呢。”

“你太小看我了，我当了十多年庄家，见过的赌徒和小庄家的事，够你写十本书了！”

“你别逗了，先讲个能吸引我的故事！”二狗故意激老刀。

“行！我先讲个大华的故事吧，算是开头……”